

記敘小品

一	洛陽伽藍記節選	楊銜之	一
二	大唐西域記	玄奘	十
三	登大雷岸與妹書	鮑照	二五
四	到廣州與婦書	王罔運	二六
五	梁伯鸞傳	劉義慶	三十一
六	阮籍傳	晉書	三十一
七	李賀小傳	李商隱	三四
八	徐文長傳	袁宏道	三五
九	湯琵琶傳	王猷定	三七
一〇	記王隱君	龔自珍	三九
一一	明湖居聽書	劉鶚	四十

一 洛陽伽藍記節選 楊銜之

一 序

三墳五典之說，九流百代之言，並理在人區，而義兼天外。至於一乘二諦之原，三明六通之旨，西域備詳，東土靡記。自頂日感夢，滿月流光，陽門飾毫眉之像，夜臺圖紺髮之形。爾來奔競，其風遂廣。至晉永嘉，惟有寺四十二所；逮皇魏，受圖光宅，嵩洛篤信，彌繁法教，愈盛。王侯貴臣，棄象馬如脫屣；庶士豪家，拾資財若遺路。於是招提櫛比，寶塔駢羅，爭寫天上之姿，競模山中之影。金刹與靈臺比高，廣殿共阿房等壯。豈直木衣綈繡，土被朱紫而已哉！暨永熙多難，皇輿遷鄴，諸寺僧尼，亦與時徙。至武定五年，歲在丁卯，余因行役，重覽洛陽：城郭崩毀，宮室傾覆，寺觀灰燼，廟塔圯墟。牆被蒿艾，巷羅荆棘，野獸穴於荒階，山鳥巢於庭樹。遊兒牧豎，躑躅於九達；農夫耕稼，藝黍於雙闕。麥秀之感，非獨殷墟；黍離之悲，信哉周室！京域表裏，凡有一千餘寺，今日寥廓，鐘聲罕聞。恐後世無傳，故撰斯記。然寺數最多，不可遍寫；今之所錄，止大伽藍，其中小者，取其詳世諦事，因而出之。先以城內爲始，次及城外，表列門名，以遠近爲五篇。余才非著述，多有遺漏；後之君子，詳其闕焉。

二

瑤光寺，世宗宣武皇帝所立，在閶闔門御道北。東去千秋門二里。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。園中有凌

雲臺，即是魏文帝所築者。臺上有八角井，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，登之遠望，目極洛川。臺下有碧海曲池，臺東有宣慈觀，去地十丈。觀東有靈芝釣臺，累木爲之，出於海中，去地二十丈。風生戶牖，雲起梁棟，丹楹刻桷，圖寫列仙。刻石爲鯨魚，背負釣臺，既如從地踊出，又似空中飛下。釣臺南有宣光殿，北有嘉福殿，西有九龍殿，殿前九龍吐水成一海；凡四殿，皆有飛閣向靈芝。往來三伏之月，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。有五層浮圖一所，去地五十丈。仙掌凌虛，鐸垂雲表，作工之妙，埒美永寧。講堂尼房五百餘間，綺疏連秒，戶牖相通，珍木香草，不可勝言。牛筋狗骨之木，雞頭鴨腳之草，亦悉備焉。椒房嬪御，學道之所，掖庭美人，並右其中；亦有名族處女，性愛道場，落髮辭親，來依此寺。屏珍麗之飾，服修道之衣，投心入正，歸誠一乘。永安三年中，爾朱兆入洛陽，縱兵大掠，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，入寺淫穢，自此後頗獲譏訕。京師語曰：「洛陽男兒急作髻，瑤光寺尼奪作婿。」瑤光寺北有承明門，有金墉城，卽魏氏所築。晉永康中，惠帝幽於金墉城。東有洛陽小城，永嘉中所築。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，年雖久遠，形製如初。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，因名金墉城，門爲光極門，又作重樓，飛閣，遍城上下，從地望之，有如雲也。

三

景樂寺，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。懌是孝文皇帝之子，宣武皇帝之弟。閭闔南，御道西，望永寧寺正相當，寺西有司徒府，東有大將軍高肇宅，北連義井里。義井里北門外有桑樹數株，枝條繁茂。下有甘井一所，石槽鐵罐，供給行人飲水庇陰，多有憩者。有佛殿一所，像輦在焉。雕刻巧妙，冠絕一時。堂廡周環，曲

房連接，輕條拂戶，花藥被庭。至於大齋，常設女樂，歌聲繞梁，舞袖徐轉，絲管寥亮，詣妙入神。以是尼寺，丈夫不得入；得往觀者，以爲至天堂。及文獻薨，寺禁稍寬，百姓出入，無復限礙。後汝南王悅復修之。悅是文獻之弟，召諸音樂，逞伎寺內，奇禽怪獸，舞抃殿庭，飛空幻惑，世所未覩；異端奇術，總萃其中。剝驢投井，植棗種瓜，須臾之間，皆得賜食。士女觀者，目亂睛迷。自建義已後，京師頻有大兵，此戲遂隱也。

四

景林寺在開陽門內，御道東。講殿疊起，房廡連屬，丹檻炫日，繡栊迎風，實爲勝地。寺西有園，多饒奇果，春鳥秋蟬，鳴聲相續。中有禪房一所，內置祇洹精舍，形製雖小，巧構難比。加以禪閣虛靜，隱室凝邃，嘉樹夾牖，芳杜匝階；雖云朝市，想同巖谷。靜行之僧，繩坐其內，飡風服道，結跏數息。有石銘一所，國子博士盧白頭爲其文。白頭一字景裕，范陽人也。性愛恬靜，邱園放敖，學極六經，說通百氏。普泰初，起家爲國子博士，雖在朱門，以注爲事。注周易行於世也。

五

建陽里東有綏民里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，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。綏民里東崇義里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。地形顯敞，門臨御道，時有隱士趙逸，云是晉武時人，晉朝舊事，多所記錄。正光初，來至京師，見子休宅，歎息曰：此「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」。時人未信，遂問寺之由緒。逸云：「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，始立此寺。本有三層浮圖，用輒爲之；」指子休園中曰：「此是故處。」子休掘而驗之，果得輒數

十萬，兼有石銘云：「晉太康六年，歲次乙巳，九月甲戌，朔八日辛巳，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。」時園中果菜豐蔚，林木扶疎，乃服逸言，號爲聖人。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，所得之輒，還爲三層浮圖。好事者遂尋問晉朝京師，何如今日？逸曰：「晉時民少於今日，王侯第宅，與今日相似。」又云：「自永嘉已來，二百餘年，建國稱王者，十有六君，皆遊其都邑，目見其事，國滅之後，觀其史書，皆非實錄，莫不推過於人，引善自向。符生雖好勇嗜酒，亦仁而不殺，觀其治典，未爲凶暴；及詳其史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符堅自是賢主，賊君取位，妄書生惡，凡諸吏官，皆是類也。人皆貴遠賤近，以爲信然；當今之人，亦生愚死智，惑已甚矣。」人問其故？逸曰：「生時中庸之人爾，及其死也，碑文墓誌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，盡生民之能事，爲君共堯舜連衡，爲臣與伊臯等跡，牧民之官，浮虎慕其清塵，執法之吏，理論謝其梗直。所謂「生爲盜跖，死爲夷齊」，妄言傷正，華辭損實。」當時構文之士，慚逸此言。步兵校尉李澄問曰：「太尉府前輒浮圖，形製甚古，猶未崩毀，未知早晚造？」逸云：「晉義熙十二年，劉裕代桃泓，軍人所作，汝南王聞而異之，拜爲義父。」因而問何所服餌，以致長年？逸云：「吾不閑養生，自然長壽。」郭璞嘗爲吾筮云：「壽年五百歲，」今始逾。」常給步挽車一乘，遊於市里，所經之處，多記舊跡；三年以後，遁去莫知所在。

六

正始寺，百官等所立也。正始中立，因以爲名。在東陽門外，御道西。所謂敬義里也。里內有典虞曹，簷宇清淨，美於叢林。衆僧房前，高林對牖，青松綠檉，連枝交映，多有枳樹，而不中食。有石碑一枚，背上有侍中

崔光施錢四十萬，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，自餘百官，各有差少者，不減五千已下，前人刊之。敬義里南有昭德里，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、御史尉李彪、兵部尚書崔林、幽州刺史常景、司農張倫等五宅。彪、景出自儒生，居室儉素，惟倫最爲豪侈，齋宇光麗，服翫精奇，車馬出入，逾於邦君。園林、山池之美，諸王莫及。倫造景陽山，有若自然。其中重巖複嶺，嶺峯相屬，深谿洞壑，邐迤連接。高林巨樹，足使日月蔽虧；懸葛垂蘿，能令風烟入出。崎嶇石路，似壅而通；崢嶸澗道，盤紆復直。是以山情野興之士，遊以忘歸。天水人姜質，志性疎誕，麻衣葛巾，有逸民之操，見偏愛之，如不能已，遂造亭山賦，行傳於世。其辭曰：「今偏重者愛，昔先民之重，由樸由純，然則純樸之體，與造化而津梁。濠上之客，柱下之吏，悟無爲以明心，託自然以圖志。輒以出水爲富，不以章甫爲貴；任性浮沈，若淡兮無味。今司農張氏，實鍾其人，巨量煥於物表，天矯洞達，其真青松未勝其潔，白玉不比其珍；心托空而栖有，情入古以如新。既不專流蕩，又不編華向，卜居動靜之間，不以山水爲忘；庭起半丘半壑，聽以目達心想。進不入聲榮，退不爲隱放。爾乃決石通泉，拔嶺簷前，斜與危雲等並，危與曲棟相連；下天津之高霧，納滄海之遠烟。纖列之狀如一古，崩剝之勢似千年。若乃絕嶺懸坡，踰蹬蹉跎，泉水紆徐如浪峭，山石高下復危多。五尋百拔，十步千過，則知巫山弗及，未審蓬萊如何？其中煙花露草，或傾或倒；霜幹風枝，半聳半垂。玉葉金莖，散滿堦墀；燃目之綺，裂鼻之馨，既共陽春等茂，復與白雲齊清。或言神明之骨，陰陽之精，天地未覺，生此異人。焉識其中羽徒紛泊，色雜蒼黃，綠頭紫頰，好翠連芳。白鷗生於異縣，丹足出自他鄉；皆遠來以臻此，藉水木以翱翔。不憶春於沙漠，遂忘秋於高

陽。非斯人之感至，同候鳥之迷方。豈下俗之所務，入神怪之異趣，能造者其必詩，敢往者無不賦。或就饒風之地，或入多雲之處，氣嶺與梅岑，隨春之所悟。遠爲神仙所賞，近爲朝士所知；求解脫於服佩，預參次於山陲。子英遊魚於玉質，王喬繫鵲於松枝，方丈不足以妙詠歌。此處態多奇，嗣宗聞之動魄，叔夜聽此驚魂。恨不能鑽地一出，醉此山門。別有王孫公子，遜遁容儀，思山念水，命駕相隨。逢岑愛曲，值石凌欹，庭爲仁智之田，故能種此石山。森羅今草木，長育今風煙，孤松既能卻老，半石亦可留年。若不坐臥於其側，春夏今其遊陟，白骨兮徒自朽，方寸心兮何所憶？

七

景明寺，宣武皇帝所立也。景明年中立，因以爲名。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。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，前望嵩山，少室卻負帝域。青林垂影，綠水爲文，形勝之地，爽塏獨美。山懸堂光觀，盛一千餘間，複殿重房，交疏對霽，青臺紫閣，浮道相通。雖外有四時，而內無寒暑。房簷之外，皆是山池，松竹蘭芷，垂列塔墀。含風團露，流香吐馥。至正光年中，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，去地百仞。是以邢子才碑文云：「俯聞激電，傍屬奔星」是也。妝飾華麗，侔於永寧，金盤寶鐸，燦爛霞表。寺有三池，萑蒲菱藕，水物生焉。或黃甲紫鱗，出沒於蘩藻；或青鳬白雁，沈浮於綠水。磬磬春簫，皆用水功，伽藍之妙，最爲稱首。時世好崇福，四月七日，京師諸像皆來此寺，尙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餘軀，至八日，以次入宣陽門，向闔闔宮前，皇帝受散花。於時金花映日，寶蓋浮雲，旛幢若林，香煙似霧。梵樂法音，聒動天地，百戲騰驤，所在駢比。名僧德衆，負錫爲羣，信

徒法侶，持花成藪。車騎填咽，繁衍相傾。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，唱言佛國。

八

法雲寺北有侍中尚書令臨淮王彧宅。彧博通典籍，辯慧清悟，風儀詳審，容止可觀。至三元肇慶，萬國齊臻，貂蟬耀首，實玉鳴腰，負荷執笏，逶迤複道。觀者忘疲，莫不歎服。彧性愛林泉，又重賓客。至春風扇柳，花樹如錦，晨食南館，夜遊後園。僚采成羣，俊民滿席，絲桐發響，羽觴流行。詩賦並陳，清言乍起，莫不領其玄奧，忘其褊悻焉。是以入彧室者，謂登仙也。荊州秀才張裴裳爲五言，有清拔之句云：「異林花共色，別樹鳥同聲。」彧以蛟龍錦賜之，亦有得緋紬緋綾者。惟河東裴子明爲詩不工，罰酒一石。子明八斗而醉眠，時人譬之山濤。及爾朱兆入京師，彧爲亂兵所害，朝野痛惜焉。

九

準財里內有開善寺，京兆人韋英宅也。英早卒，其妻梁氏，不治喪而嫁，更納河內人向子集爲夫。雖云改嫁，仍居英宅。英聞梁氏嫁，白日來歸，乘馬將數人，至於庭前，呼曰：「阿梁，卿忘我也！」子集驚怖，張弓射之，應弦而倒，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，亦變爲茅馬。從者數人，盡化爲蒲人。梁氏惶懼，捨宅爲寺。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，可高丈餘，慶有牛一頭，擬爲金色，遇急事，遂以牛他用之。經二年，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：「卿夫婦負我金色，久而不償；今取卿兒醜多，以償金色焉。」馬氏悟覺，心不遑安，至曉，醜多得病而亡。慶年五十，惟有一子，悲哀之聲，感於行路。醜多亡日，像自然金色，光照四鄰，一里之內，咸聞香氣。

僧俗長幼，皆來觀。尙書右僕射元稹聞里內頻有怪異，遂改準財里爲齊諧里也。自退酤以西，張方溝水，東南臨洛水，北達芒山，其間東西二里，南北十五里，並名爲壽邱里，皇宗所居也。民間號爲王子坊。當時四海晏清，八荒率職，縹囊紀慶，玉燭調辰。百姓殷阜，年登俗樂，鰥寡不聞犬豕之食，災獨不見牛馬之衣。於是帝族王侯，外戚公主，擅山海之富，居川林之饒，爭修園宅，互相誇競。崇門豐室，洞戶連房，飛館生風，重樓起霧。高臺芳榭，家家而築；花林曲池，園園而有。莫不桃李夏綠，竹柏冬青，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。常與高陽爭衡，造文柏堂，形如徽音殿，置玉井金罐，以五色絲續爲繩。妓女三百人，盡皆國色。有婢朝雲，善吹箎，能爲團扇歌，壘上聲。琛爲秦州刺史，諸羌外叛，屢討之，不降。琛令朝雲假爲貧嫗，吹箎而乞，諸羌聞之，悉皆流涕。迭相謂曰：「何爲棄墳井，在山谷爲寇也？」卽相率歸降。秦民語曰：「快馬健兒，不如老嫗吹箎。」琛在秦州多無政績，遣使向西域求名馬，遠至波斯國，得千里馬，號曰追風赤驥。次有七百里者十餘疋，皆有名字，以銀爲槽，金爲瑱環，諸王服其豪富。琛常語人云：「晉室石崇，乃是庶姓，猶能雉頭狐腋，畫卵雕薪；況我大魏天潢，不爲華侈。」造迎風館於後園，窗戶之上，列錢青鎖，玉鳳御鈴，金龍吐珮，素柰朱李，枝條入簷。伎女樓上坐而摘食。琛常會宗室，陳諸寶器，金瓶銀瓮百餘口，甌槃盤盒稱是，自餘酒器，有水晶鉢，瑪瑙盃，琉璃碗，赤玉卮數十枚，作工奇妙，中土所無。皆從西域而來。多陳女樂，及諸名馬，復引諸王，按行府庫，錦罽珠璣，冰羅霧縠，充積其內；繡纈，紉綾，絲綵，越葛，錢絹等不可數計。琛忽謂章武王融曰：「不恨我不見石崇，恨石崇不見我！」融立性貪暴，志欲無限，見之惋歎，不覺生疾還家，臥三日。

不起。江陽王繼來省疾，謂曰：「卿之財產，應得抗衡，何爲歎羨，以至於此？」融曰：「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於融，誰知河間瞻之在前？」繼笑曰：「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，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。」融乃蹶起，置酒作樂。於是國家殷富，庫藏盈溢，錢絹露積於廊者，不可較數。乃太后賜百官絹，任意自取，朝臣莫不稱力而去。惟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，蹶倒傷踝。侍中崔光止取兩疋。太后問侍中何少？對曰：「臣有兩手，惟堪兩疋，所獲多矣！」朝貴服其清廉。經河陰之役，諸元殲盡，王侯第宅，多題爲寺。壽邱里間，列刹相望，祇洹鬱起，寶塔高凌。四月初八日，京師士女，多至河間寺，觀其廊廡綺麗，無不歎息，以爲蓬萊仙室，亦不是過。入其後園，見溝瀆塞產，石磴嶢嶢，朱荷出池，綠萍浮水，飛梁跨閣，高樹出雲，咸皆唧唧：「雖梁王兔苑，想之不如也。」

二 大唐西域記節選 玄奘

一 羯若鞠闍國

羯若鞠闍國，人長壽。時其舊王城，號拘蘇摩補羅。王號梵授，福智宿資，文武允備，威懾瞻部，聲震鄰國。具足千子，智勇弘毅；復有百女，儀貌妍雅。

時有僊人，居菴伽河側。棲神入定，經數萬歲，形如枯木，遊禽棲集，遺尼拘律果，於僊人肩上。暑往寒來，垂蔭合拱，多歷年所；從定而起，欲去其樹，恐覆鳥巢，時人美其德，號大樹僊人。

僊人寓目河濱，遊觀林薄，見王諸女，相從嬉戲。欲界愛起，染著心生，便詣華宮，欲事禮請。王聞僊至，躬迎慰曰：「大僊棲情物外，何能輕舉？」僊人曰：「我棲林藪，彌積歲時，出定遊覽，見王諸女，染愛心生，自遠來請。」王聞其詞，計無所出，謂僊人曰：「今還所止，請俟嘉辰。」僊人聞命，遂還林藪。

王乃歷問諸女，無肯應娉。王懼僊威，憂愁毀悴，其幼穉女，候王事隙，從容問曰：「父王千子具足，萬國慕化，何故憂愁，如有所懼？」王曰：「大樹僊人，幸願求婚，而汝曹輩，莫肯從命；僊有威力，能作災祥，儻不遂心，必起瞋怒，毀國滅祀，辱及先王，深惟此禍，誠有所懼。」穉女謝曰：「遺此深憂，我曹罪也；願以微軀，得延國祚。」王聞喜悅，命駕送歸。既至僊廬，謝僊人曰：「大僊俯方外之情，垂世間之顧，敢奉穉女，以供灑掃。」僊人見而不悅，乃謂王曰：「輕吾老叟，配此不妍！」王曰：「歷問諸女，無肯從命；惟此幼穉，願充給使。」僊人懷怒，便惡呪曰：「九十九女，一時腰曲，形既毀弊，畢世無婚！」王使往驗，果已背偃；從是之後，更名曲女城焉。

二 鉢邏那伽國

鉢邏那伽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國大都城，據兩河交，周二十餘里。稼穡滋盛，果木扶疎，氣序和暢，風俗善順，好學藝，信外道。伽藍兩所，僧徒寡少，並皆習學小乘法教，天祠數百，異道實多。大城西南，瞻博迦華林中，有窰堵波。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其雖傾陷，尚百餘尺。在昔如來，於此處降伏外道。其側，則有髮爪窰堵波，經行遺迹；髮爪窰堵波側，有故伽藍，是提婆菩薩作廣百論，挫小乘，伏外道處。

初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，城中有外道婆羅門，高論有聞，辯才無礙，循名責實，反盾窮詞，雅知提婆，博究玄奧，欲挫其鋒。乃循名問曰：「汝爲何名？」提婆曰：「名天。」外道曰：「天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我。」外道曰：「我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狗。」外道曰：「狗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汝。」外道曰：「汝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天。」外道曰：「天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我。」外道曰：「我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狗。」外道曰：「狗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汝。」外道曰：「汝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天。」如是循環，外道方悟，自時厥後，深敬風猷。

城中有天祠，瑩飾輪煥，靈異多端。依其籍典，此處是衆生植福之勝地也。能於此祠，捐捨一錢，功踰他所，惠施千金，復能輕生，祠中斷命，受天福樂，悠永無窮。

天祠堂前，有一大樹，枝葉扶疏，陰影蒙密。有食人鬼，依而棲宅；故其左右，多有遺骸。若人至此祠中，無不輕捨身命，既誅柔說，又爲神誘。自古迄今，習謬無替。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，闊達多智，明敏高才，來至祠中，謂衆人曰：「夫曲俗鄙志，難以導誘；吾方同事，然後攝化。」亦既登臨，俯謂友曰：「吾有死矣！昔謂詭妄，今驗真實，天僊伎樂，依空接引，當從勝境，捐此鄙形。」尋欲投身，自取殞絕；親友諫諭，其志不移。遂布衣服，遍周樹下，及其自投，得全驅命。久而醒曰：「惟見空中，諸天召命，斯乃柔神所引，非得天樂也。」

三 摩蘭國

藍摩國，空荒歲久，疆場無紀，城邑丘墟，居人稀曠。故城東南，有輒窰塔波，高減百尺。昔者如來，入寂滅已，此國先王，分得舍利，持歸本國。式遵崇建，靈異間起，神光時燭。

窰堵波側，有一清池。龍每出遊，變形蛇服，右旋宛轉，繞窰堵波。野象羣行，采花以散；冥力警察，初無間替。

昔無憂王之分建窰堵波也：七國所建，咸已開發；至於此國，方欲興工，而此池龍，恐見陵奪，乃變作婆羅門，前叩象曰：「大王清流佛法，廣樹福田，敢請紆駕，降臨我室！」王曰：「爾家安在？爲近，遠乎？」婆羅門曰：「我此池之龍王也。承大王欲建勝福，敢來請謁。」王受其請，遂入龍宮。坐久之間，龍進曰：「我惟惡業，受此龍身，供養舍利，冀消罪咎。願王躬往，觀而禮敬。」無憂王見已，懼然謂曰：「凡諸供養之具，非人間之有也！」龍曰：「若然者，願無廢毀！」無憂王自度力非其儔，遂不開發，出池之所，今有封記。

窰堵波側，不遠有一伽藍，僧衆尠矣，清肅皎然；而以沙彌，總任衆務。遠方僧至，禮遇彌隆，必留三日，供養四事。聞諸先志曰：

「昔有苾芻，同志相召，自遠而至，禮窰堵波。見諸羣象，相趨往來，或以牙芟草，或以鼻灑水，各持異華，共爲供養。時象見已，悲歎感懷，有一苾芻，便捨具戒，願留供養。與衆辭曰：「我惟多福，濫迹僧中，歲月亟淹，行業無紀。此窰堵波，有佛舍利，聖德冥通，羣象踐灑，遺身此地，甘與同羣。得畢餘齡，誠爲幸矣！」衆告之曰：「斯盛事也！吾等垢重，智不謀此；隨時自愛，無虧勝業！」亦既離羣，重伸誠願，歡然獨居，有終焉之志。於是葺茅爲宇，引流成池；采掇時花，灑掃瑩飾；綿歷歲序，心事無怠。鄰國諸王，聞而雅尙，競捨財寶，共建伽藍。因而勸請，屈智僧務，自爾相踵，不泯元功；而以沙彌，總知僧事。」沙彌伽藍，東大林中，行百餘里，

至大宰堵波。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是太子踰城至此，解寶衣，去璆珞，命僕還處；太子夜半踰城，遲明至此，既允宿心，乃形言曰：「是我出籠樊，去羈鎖，最後釋駕之處也。」於天冠中，解末尼寶，命僕夫曰：「汝持此寶，還白父王。今茲遠遁，非苟違離，欲斷無常，絕諸有漏。」聞鐸迦曰：「詎有何心，空駕而返？」太子善言慰諭，感悟而還。

施鹿林東行二三里，至宰堵波。傍有涸池，周八十餘步。一名救命，又謂烈士。聞諸先志曰：「數百年前，有一隱士，於此側池，結廬屏迹，博習技術，究極神理，能使瓦礫爲寶，人畜易形。但未能馭風雲，陪僊駕。閱圖考古，更求僊術。其方曰：「夫神僊者，長生之術也。將欲求學，先定其志。築建壇場，周一丈餘，命一烈士，信勇昭著，執長刀，立壇隅，屏息絕言，自昏達旦。求僊者中壇而坐，手按長刀，口誦神呪，收視反聽，遲明登僊。所執銛刀，變爲寶劍；陵虛履空，王諸僊侶，執劍指麾，所欲皆從，無衰無老，不病不死。」是人既得僊方，行訪烈士，營求曠歲，未諧心願。後於城中，遇見一人，悲號逐路；隱士覩其相，心甚慶悅。卽而慰問：「何至怨傷？」曰：「我以貧窶，庸力自濟，其主見知，特深信用。期滿五歲，當酬重賞；於是忍勤苦，忘艱辛，五年將周，一旦違失，旣蒙笞辱，又無所得。以此爲心，悲悼誰恤？」隱士命與同遊，來至草廬，以術力故，化具肴饌。已而令入池浴，服以新衣。又以五百金錢遺之。曰：「盡當來求，幸無外也！」自時厥後，數加重賂，潛行陰德，感激其心。烈士屢求効命，以報知己。隱士曰：「我求烈士，彌歷歲時，幸而會遇，奇貌應圖；非有他故，願一夕不聲耳。」烈士曰：「死尙不辭，豈徒屏息！」於是設壇場，受僊法，依方行事，坐待日曛。曛暮之後，各

司其務。隱士誦神呪，烈士按鋸刀，殆將曉矣，忽發聲叫，是時空中火下，烟燄雲蒸。隱士疾引此人，入池避難。已而問曰：「誠子無聲，何以驚叫？」烈士曰：「受命後，至夜分，昏然若夢，變異更起。見昔事主，躬來慰謝，感荷厚恩，忍不報語；彼人震怒，遂見殺害，受中陰身，顧屍歎惜，猶願歷世不言，以報厚德。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，乃至受胎出胎，備經苦厄，荷恩荷德，嘗不出聲，洎乎受業冠婚，喪親生子，每念前恩，忍而不語，宗親戚屬，咸見怪異。年過六十有五，我妻謂曰：『汝可言矣！若不語者，當殺汝子！』我時惟念，已隔生世，自顧衰老，惟此穉子，因止其妻，令無殺害，遂發此聲耳！」隱士曰：「我之過也！此魔嬈耳！」烈士感恩，悲事不成，憤恚而死。免火災難，故曰救命感恩而死。又謂烈士池。」

四 摩揭陀國

摩揭陀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城少居人，邑多編戶；地沃壤，滋稼穡，有異稻種，其粒麤大，香味殊越，光色特甚。彼俗謂之供大人米。土地墊溼，邑居高原。孟夏之後，仲秋之前，平居流水，可以泛舟。風俗淳質，氣序溫暑，崇重志學，尊敬佛法。伽藍五十餘所，僧徒萬有餘人，竝多宗習大乘法教。天祠數十，異道甚多。

苑伽河南有故城，周七十餘里。荒蕪雖久，基址尚在。昔者人壽無量歲時，號拘蘇摩補羅城。王宮多花，故以名焉。逮乎人壽數千歲，更名波吒釐子城。初有婆羅門，高才博學，門人數千，傳以授業。諸學徒相從遊觀，有一書生，徘徊悵望。同儕謂曰：「夫何憂乎？」曰：「盛色方剛，羈遊履影，歲月已積，藝業無成。願此爲言，憂心彌劇。」於是學徒戲言之曰：「今將爲子，求聘婚親。」乃假立二人爲男父母，二人爲女父母。

遂坐波吒釐樹，謂女壻樹也。采時果，酌清流，陳婚姻之緒，請好合之期。時假女父，攀花枝以授書生曰：「斯嘉偶也，幸無辭焉。」書生之心，欣然自得，日暮言歸，懷戀而止。學徒曰：「前言戲耳，幸可同歸。」林中猛獸，恐相殘害。」書生遂留，往來樹側，景夕之後，異光燭野，管絃清雅，帷帳陳列，俄見老翁，策杖來慰。復有一姬，攜引少女，竝僕從盈路，袞服奏樂。翁乃指少女曰：「此君之弱室也。」酣歌樂讌，經七日焉。學徒疑爲獸害，往而求之。乃見獨坐樹陰，若對上客，告與同歸，辭不從命。後自入城，拜謁親故，說其始末，聞者驚駭。與諸友人，同往林中，咸見華樹，是一大第。僮僕役使，馳驅往來，而彼老翁，從容接對。陳饌奏樂，賓主禮備，諸友還城，具告遠近。暮歲之後，生一子男，謂其妻曰：「吾今欲歸，未忍離阻，適復留止，棲寄飄露。」其妻既聞，具以白父。翁謂書生曰：「人生行樂，詎必故鄉？今將築室，宜無異志。」於是役使之徒，功成不日，香花舊城，遷都此邑。由彼子故，神爲築城。自爾之後，國名波吒釐子城焉。

佛迹精舍側，不遠有大石柱，高三十餘尺，書記殘缺。其大略曰：「無憂王信根貞固，三以瞻部洲，施佛法，僧三以諸珍寶，重自酬贖。」其詞云云，大略斯在。故宮北有大石室，外若崇山，內廣數丈，是無憂王爲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。初，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，生自貴族，服僭王制，奢侈縱暴，衆庶懷怨。國輔老臣，進諫王曰：「驕弟作威，亦已太甚！夫政平則國治，人和則主安，古之明訓，由來久矣，願存國典，收付執法！」無憂王泣謂弟曰：「吾承基緒，覆簪生靈，況爾同胞，豈忘惠愛？不先匡導，已陷刑法，上懼先靈，下迫衆議。」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：「不自謹行，敢干國憲，願賜再生，更寬七日。」於是置諸幽室，

嚴加守衛，珍羞下饌，進奉無虧。守者唱曰：「已過一日，餘有六日。」至第六日已，既深憂懼，更勵身心，便獲果證。昇虛空，示神迹，尋出塵俗，遠棲巖谷。無憂王躬往謂曰：「昔拘國制，欲致嚴刑，豈意清昇，取證聖果。既無滯累，可以還國。」弟曰：「昔羈愛網，心馳聲色，今出危城，志悅山谷，願棄人間，長從丘壑！」王曰：「欲靜心慮，豈必幽巖？吾從爾志，當爲崇樹。」遂召命鬼神，而告之曰：「吾於後日，廣備珍羞，爾曹相率來集我會。各持大石，自爲牀座。」諸神受命，至期畢萃。衆會既已，王告神曰：「石座縱橫，宜自積聚，因功不勞，疊爲虛室。」諸神受命，不日而成。無憂王躬往迎請，止此山廬。故宮北，地獄南，有大石槽，是無憂王匠役神功，作爲此器。飯僧之時，以儲食也。

四佛座東，渡莫訶河，至大林中，有一石柱。是外道入定，及發惡願處。昔有外道鬱頭藍子者，志逸烟霞，身遺草澤，於此法林，棲神匿迹。既具五神通，得第一有定。摩揭陀王，特深禮敬，每至中時，請就宮食。鬱頭藍子，凌虛履空，往來無替。摩揭陀王，候時瞻望，亦既至已，捧接置座。王將出遊，欲委留事，簡擢中宮，無堪承命。有少息女，淑慎令儀，宮中親賢，無出其右。摩揭陀王召而命曰：「吾方遠遊，將有所委，爾宜悉心，慎終其事。彼鬱頭藍僊，宿承禮敬，時至來飯，如我所奉。」敕誡既已，便即閑覽。少女承旨，瞻候如儀。大僊至已，捧而置座。鬱頭來子，既觸女人，起欲界染，退失神通。飯訖言歸，不得虛遊，中心愧恥。詭謂女曰：「吾比修道業，入定怡神，凌虛往來，略無暇景。國人願覩，聞之久矣。然先達垂訓，利物爲務，豈守獨善，忘其兼濟？今欲從門而出，履地而往，使夫覩見之徒，咸蒙福利。」王女聞已，宣告遠近。是時人以心競，灑掃衢路，百